

## 釋經講章——改變生命的一句話

高慧心（道學碩士三年級）

新城電台有一個廣播節目，名為「改變生命的一句話」，主持人每次節目時間都會邀請一位嘉賓分享其在過去的人生經歷中，令他改變想法或重要抉擇的一句話。這句說話有時是出自名人、古人或者一些經典巨著，但亦有來自一個普通朋友、一個老師，甚至是一個敵人。

就我而言，我會想起初中時的來自我母親的一句說話。當年我收到班主任的通知，要重讀中二。回家後我十分難過：沒想到自己小學成績不錯，但竟然到了中二要留班；並且不能跟一班同學於同一年考第一屆中三淘汰試。當時我心目中認為有那班同學十分重要，亦以為按我的時間要在十七歲之前中學畢業。我母親陪伴我渡過最難過的日子，並且不斷的安慰我、鼓勵我。對我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一句話叫我重新振作，重讀中二那年我認真讀書，亦交了很多好朋友，又在課外活動中得到很多新經驗。

如果我問你們，改變你生命的是哪句說話，又或者那哪個人講過的說話曾改變你生命的方向和態度，你能想起來嗎？我嘗試以詩篇十二篇內的八節經文中找出三種不同的說話，看看經文如何啟發我們選擇改變我們生命的說話。

\* \* \* \* \*

### 詩篇第十二篇

- 1 耶和華啊，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  
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
- 2 人人向鄰舍說謊；  
他們說話，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 3 凡油滑的嘴唇和誇大的舌頭，  
耶和華必要剪除。
- 4 他們曾說：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  
我們的嘴唇是我們自己的，  
誰能作我們的主呢？
- 5 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  
和貧窮人的歎息，  
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
- 6 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  
如同銀子在泥爐中煉過七次。
- 7 耶和華啊，你必保護他們；  
你必保佑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
- 8 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  
就有惡人到處遊行。

( I )

第一至二節是詩人對上帝所講的說話，亦即是他的祈禱。祈禱的內容是包括詩人描述環境的狀況，亦包括詩人祈求上帝在此環境中要採取的行動、要施行的拯救。詩人所處的環境和他所看見的現實狀況是這樣的：第一節提到有兩種人消失，一種是虔誠人，另一種是忠信人。這裡未必指兩種不同的人，因為「忠信」亦可解作敬虔，故此這處提到的兩種人，概括地說是指那些敬虔的人，就是那些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說話的人——他們消失了，在社會上見不到敬畏上帝的人了。取而代之，是第二節所描述那些說謊話，說話跨張的人，而且到處皆見。他們口甜舌滑，「講一套做一套」，令聽者被瞞騙，以為現實正如他們所說一般。這類人只會為著自己利益著想，而不會顧及他們說話所帶來的後果。如果他們只是社會上的少數，詩人還不會太著緊地向上帝呼求吧？但最可怕的是，這種人充斥在社會當中，不單壓倒了敬虔人，更令敬虔人抬不起頭來。所謂惡人當道，詩人就是要為這個惡劣的處境而呼求上帝。

詩人所呼求的是第一節中的「求你幫助」——求耶和華上帝幫助，具體一

點就是要求上帝此處境中伸張公義，將那些敬畏上帝的人拯救釋放。詩人身處這劣境，是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的。這種壓倒性的惡人當道的情況，他只能向上帝呼求——求祂施行拯救。

這兩節經文的重點是詩人向上帝呼求拯救，而不是惡人當道的形勢；但我們很容易將視線轉移去惡人當道的情況，而不是詩人的呼求。我們可以試想一想，自己向上帝求助時的情形，可能在祈禱時只管吐苦水，甚至顧影自憐，卻忘記了向上帝求助，忘記了上帝不單只是一好朋友、一個聆聽者，只會聽我們報告慘情，祂更加是一個會幫助，會「郁手」（動手）的上帝。當我們只顧著「郁口」（動口），就千萬不要被自己的口沫橫飛掩蓋了眼睛，看不見會「郁手」（動手）幫助、拯救的上帝。

## ( I I )

從第一、二節我們聽到詩人向上帝發出呼求的聲音，接著我們看看第三、四兩節。第四節我們會發現第二種說話，來自詩人所處的境況裡：一群用說話來展示能力的人。但在他們說話之先，卻出現了第三節，好像一個預告——預告著這些人的下場將會如何。這類人是怎樣的呢？第四節裡說：「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一方面是表達了其肯定、滿有自信的態度，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控制其他人。但和合本「得勝」這個詞語除了可解作有能力，原本的文字有另一個意思，就是驕傲的活動，套用在言語上，就指驕傲的說話。人用舌頭講出驕傲的說話，第四節的下半節就以解釋他們的說話是怎樣的驕傲。他們說：「我們的咀唇是我們自己的。」這是指出他們不容許其他人來管理他們舌頭所發出的說話——他們自把自為，喜歡講甚麼就講甚麼。故此他們以自己為最高權威，不願降服放任何勢力和權柄，而這類人正正就是第二節所講用說話欺哄別人，口甜舌滑，心口不一的人。可見他們除了自誇自大之外，亦會對社會上其他人做成傷害。如果將這類人與敬畏上帝的人比較，就造成很強烈的對比：敬畏上帝的人是以上帝為他們的主，亦因敬畏上帝的緣故，他們是不會做傷害別人的事情；相反，那些驕傲人心裡和口裡都沒有上帝，他們終日只會顧著自己，不會顧及他人。

這群人的下場是甚麼呢？第三節所講：「耶和華必要剪除」——上帝是必然懲治他們，上帝是不容許這類人在社會上橫行無忌。但奇怪的是，為甚麼先在第三節講到這些驕傲人的下場，然後到第四節才加以描述他們的說話？為甚麼不將三、四兩節的次序倒轉，那麼由第一、二節一氣呵成的讀到驕傲人所講的說話，不是更好嗎？但若是如此，那只會更加強惡人當道的情勢，加增了那惡劣形勢的壓倒性，彷彿上帝是沉默不語，到了詩人叫苦連天，入了窮巷走到盡頭，上帝才出現，那時才告訴詩人祂必有所行動。上帝卻不是一定要人吃盡苦頭，要人呼求到聲嘶力竭才「郁手」（動手）的。第三、四節的這個次序，就正正要告訴敬畏祂的人，儘管環境是那麼惡劣，上帝的拯救仍是先於環境的劣勢，祂要秉行公義，施行拯救，用不著那些驕傲人橫行無忌，令敬虔人受一番折磨祂才「郁手」（動手）。上帝是有權柄和能力控制環境，審判那些驕傲人，而不是那些驕傲人以為自己可以操縱上帝。

當我們遇到不公義的事情，又或者遇到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橫行無忌，我們能否藉著這兩節聖經的先後次序，提醒自己上帝的拯救是先於環境的劣勢？我們仍要保持對上帝的信心，相信環境縱然更惡劣也不能令上帝停止祂的拯救和審判。

### ( I I I )

接著我們看看第六節。

第三種說話來自上帝。第五節是上帝親自向詩人說話，回答詩人的呼求。上帝的說話是要針對詩人所遇到的環境，並祂會施行的拯救。但上帝所關心的不是一個很抽象的社會現象，而是生活在社會裡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特別是那些受著壓迫，要掙扎求存的困苦人和貧窮人。然而這些人並不單指到一群在社會階層最底下、經濟條件差的人，亦可指一些謙卑的人、被社會制度中一些驕傲人或地位高的人所壓迫的人。他們未必能夠大聲疾呼，只能暗暗嘆息、呻吟——或與「同聲同氣」的人「呻」（傾訴）一下。但上帝關心他們，並且要拯救他們。

上帝為這些人所作的，就是在第五節中第三句所提到的：「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全句的關鍵在於什麼是「穩妥之地」。原來的文字是與第一節的「幫助」為同一字根，而較早時已提到是可以譯為「拯救」。亦即第五節的這句亦可譯為「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拯救之中」。詩人在第一節向上帝呼求拯救和釋放，上帝在第五節中就正正回應了詩人所求的拯救和釋放了。但第五節又並非完全回應了詩人在第一節裡的要求，因為第五節說上帝「現在要起來」，形容上帝當機立斷的採取行動去拯救，卻沒有具體說到那些驕傲人會受審判，那些敬虔人再次充滿整個社會。其實，人總會關心具體的情況如何被改變，但聖經所強調的是上帝要讓那些在困苦中的人得到拯救，是他們所渴求的拯救當中。上帝並沒有將全盤計劃的每個細節向人指示，祂只需要人對祂的行動和計劃有信心。

至於第六節，是對上帝說話的描述，亦是一個評價——上帝的話是「純淨」並且經得起考驗。第六節的下半節用了「銀子在泥爐中被提煉」來形容上帝言語的純淨，是要表達上帝的說話是可靠、經得起各樣考驗。所謂純淨，是不存有雜質。上帝的說話就是每一句都有意義，對人有益處，又有很高的價值。不論詩人在這節對上帝的說話評價是他經驗過上帝的拯救之後而發出的讚美，抑或是他正在等候上帝的拯救而發出信心的呼籲，最重要的是客觀的事實，要指出上帝的說話是何等珍貴、有價值。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說話與第三節驕傲人的下場做成強烈對比。上帝的說話經得起考驗，但那些驕傲人恃著他們驕傲誇大的說話，最終要被剪除。縱使他們會一時得勢，卻只是曇花一現，最終都要受到審判。

我們有否認真的衡量過上帝的說話和其他人甚至敵人所講的說話的比重？我們會否看重其他人的說話，甚至攻擊我們的人的一句半句，但是當上帝的說話直接挑戰我們時，我們就不會放在心上，聽過便了？

#### ( I V )

在我們進到最後兩節經文之前，讓我們先重溫第一至六節三種不同的說話所帶給我們的訊息。

首先，第一至二節是詩人的說話，向上帝發出的呼求。對我們的提醒乃是我們自己的說話太多，忘記了上帝有祂的工作。有時我們累積了很多經驗和學識之後，很容易只有自己的說話，而沒有別人的說話，更加沒有上帝的說話了。太過信任自己的判斷，反因此而限制了自己，尤其是對於自己的缺點或犯了的錯誤，我們很容易為自己辯護（如：「我從小至大都是這樣子的了，改不了的！」）這種態度就是看自己看得太大太重要。只會顧著自己的狀況而看不到上帝的拯救與改變生命的能力。

其次，在第四節是那些驕傲人的說話，他們那種浮誇的態度可能叫我們忘記了上帝是會「動手」（動手）審判他們、對付他們。這些人的說話控制著我們的想法，例如那些命相專家，若算出某人將遇惡運，他可能長期生活在那陰影之下，終日鬱鬱寡歡。基督徒未必會這樣明目張膽地去占卜看相，但同樣可以生活在另一個人的陰影之下，要看人的臉色。例如某人講一兩句說話，自己就十分怯懦，又或耿耿於懷，只管聽某人的指令而沒有去判別一下是非黑白，判別一下上帝在那處境向自己所說的話，以致受著另一個人的控制。上帝的說話比任何人的說話都更重要。

最後，第五至六節是上帝親自說話。祂的說話的可靠性，相信我們都不會質疑。但當困難臨到，上帝的說話是否仍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呢？我們會不會將上帝的說話放在一旁，只聽到自己的聲音和別人的聲音？當我快要神學畢業並且決定擔任教師的工作之後，我身邊有很多不同的說話去影響我的決定。有些是積極、樂觀的，但亦有不少是負面的，挫敗我的銳氣。自從我開始思想這段經文，我領受的是要學習分辨上帝的聲音，並且要抓著上帝的說話，而不是只考慮別人的說話和自己情緒的起伏。

#### (V)

現在我們看一看最後兩節經文。第七節是詩人的祈禱，向上帝祈求保護。這句中出現了兩個「必」字，是可譯作「求」的——詩人祈求上帝保護那些在第

五節提及過的困苦人和貧窮人。詩人在第一節的祈求與第七節的祈求，都是關心他所處的環境中驕傲人當道的情況，但當中分別在於第一節是詩人被那些劣勢所影響，只看到那些驕傲人，而第七節詩人的焦點已不在那些驕傲人，而是轉移到上帝所關心的那些困苦人和貧窮人。與其只消極地關心那些驕傲人怎樣受審判、受懲罰，詩人心態於是轉為積極地為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而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們由此可反省一下，當我們遇到不公義、令我們憤憤不平的情況，是否只會抱怨現實的險惡，和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卻忽略了上帝仍會保護那些敬畏祂的人？上帝不只關心惡人是否受到應得的懲罰，上帝更加關心敬畏祂的人，是否在社會、工作的地方、學校、甚至教會裡，面對惡劣環境仍能在祂的引導之下站立得穩，作成上帝在祂們生命中的心意。我們是關心上帝所關心的呢？還是我們只願著應付惡人，卻把應作之事置之不理呢？

如果這篇詩在第七節完結，我們可能便會感到十分完滿，就如看到電影「大團圓」結局一般。但第八節的出現，又代表著什麼呢？其實第八節所代表的也是一種說話：無聲的說話。說話的人就是第四節裡的驕傲人，但相比於第四節，第八節稱呼這類人為「下流人」和「惡人」，都指出他們被鄙視，地位低賤，沒有合法說話的權利——就是他們講了，別人也不屑（竊？）去聽。他們在第四節的驕傲自恃、目中無上帝，到了第八節，不單在社會上沒有了地位，連一句說話也沒有機會講出口。和合本用了「升高」來形容這些人的狀況，令我們以為他們的身份被抬高；但原來的文字是十分負面的，那字並非「升高」，而是指那些下流人和惡人到處遊行（一如廣府話的「週街逛」）。在現代社會中，甚麼人會是無所事事，漫無目的的在街上遊離浪蕩？就是那些乞丐、露宿者、無業遊民，又或者是那些對生活沒有指望，甚至希望結束生命的人。至於第八節最後的「到處遊行」，亦是負面的描述，是指一種沒有意義的狀態——十分「無聊」也。這些惡人最終淪落到一種「無聊」、沒有目標、沒有指望的生活中。

當我們將第七節和第八節裡兩種不同的人來比較一下，就會看到極之明顯的分別。第七節是詩人和那些困苦人、窮乏人——亦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認

同，上帝保護他們，上帝聽他們的呼求，上帝亦使他們有盼望。至於第八節那些沒有上帝的人，他們的生活沒有盼望，亦沒有目標，生存是全無意義。聖經已指示我們敬畏上帝、聽從上帝的說話所帶來的結果。至於在敬畏上帝抑或走另一條路之間，你就要自己作出選擇了。

我曾聽過有主內肢體說過——「我真命苦！」、「整定券（注定了的）」——這些接受命運安排的說話。換句話說，都是「認命」、不以上帝為他們生命的主宰。他們相信自己一生的經歷是被一種叫「命」的東西所一早編排了的，就是連上帝也改變不了。若上帝不是他們生命的主宰，那麼可能他們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又或現實環境成了他們生命的主宰吧！總結來說，甚麼是「改變生命的一句話」呢？假如一個人——一個名人、一個朋友、一個長輩、父或母的一句說話可以改變生命的一些抉擇，那麼上帝的說話，就更可以完全改變一個人的生命方向，叫一個人從絕望中變成有盼望、從死寂中變成有活力和生命的鬥志。生命也許有很多不同的說話，但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決定是否選擇聽從上帝的說話。